

地鐵隨想

陳旭民 (在讀生)

晨曦時分的香港地鐵繁忙而擠擁，乘客行色匆匆而秩序井然。每當車廂門一打開，人便如水庫泄洪的江水，轉眼之間灌滿整節車廂。手腳麻利搶佔了座位的幸運兒，一是大刺刺地張開報紙，要不就是閉目假寐，把昨夜殘留的疲累都寫在臉上。只是坐在預留給老幼孕殘的優先席上而身份相符的乘客，恐怕百中無一。看報也好，假寐也好，大概都只是為了「眼不見為乾淨」，免了要讓座的困窘而已。

據心理學研究，陌生人之間理想的距離是兩臂之遙。近了，便覺唐突別扭，再逼近而不能避開，便只好當別人是死物，以求心安。如坐升降機，每當有人步出升降機，剩下來的人總會自動調節，拉開跟別人的距離。在地鐵內，人們總是或用報紙，或用手機，劃出一片看不到的，不管是多麼細小的私人空間。

黃昏時分的地鐵看來顯得較為生機勃勃。染了金髮的青年親密地摟著頸後有隻欲飛蝴蝶的女友，討論要到甚麼地方消遣。端莊的女生拿著 NDS 遊戲機做飯，狠狠地用小膠棒把肥美的豬排大卸八塊。西裝筆挺的男人橫拿著土豪金色 iPhone 5s，左搖右擺地在不知名的跑車賽道上奔馳，臉上現出中了蘋果劇毒後詭異的笑容。胖胖的男孩跳進了手裏 PSP 遊戲機的虛幻世界，長纓在手，欲要縛住蒼龍。其他乘客，或發電郵，或寫短訊，或聽音樂，或看電影，都關在自己的私人世界裏，身邊的人和事彷彿都與己無關，流露出一現代社會裏的百年孤寂。

我曾在一個「日麗中天」的六月天，乘台北的捷運去觀看清水祖師誕的廟會，欣賞淡水河的日落，感受月下情人橋的浪漫。我從國父紀念館站出發，車廂裏一樣站滿了人，吸引我目光的除了那些穿小背心熱褲的女生，還有那張無人坐的優先席。一個又一個站過去，一波又一波旅客上車，一群又一群乘客下車，卻始終沒人坐上那張優先席，彷彿那是羅馬教堂內聖潔的高腳椅，只有等待教宗替他洗腳的老人家

才可以坐上去。我深深地疑惑，究竟是怎樣的社會才可以孕育出這樣自尊自重的市民？是怎樣的教育才可以培養出這樣富有人文關懷精神的品格？

到北京出差見客戶必須坐地鐵，好作時間預算，因為不知甚麼時候甚麼事，忽然就會嘩啦啦地跑出來一大群殷勤的公安武警特警，五步一崗、十步一哨，實施交通管制。反正兩會人大、大官出巡，公安站崗；主席出國、元首來訪，武警出動；聖火落地、閱兵大典，特警現身。北京老百姓見慣不怪，也都麻木了，統稱為軍管。

繁忙時間在北京坐地鐵，進車廂幾乎不用抬腿。車門一打開，本來在後面排隊的人就會趕著一擁而上，人自然就會雙腳離地，騰雲駕霧地在人的漩渦裏被捲進了車廂。本地上班的白領、外地進城的民工、遠方過來的遊客，都緊緊地擠在一起，肌膚相親，氣息相聞，汗如雨下。叫人印象最深刻的大概是刁斗森嚴的保安措施。一進站便有臂上纏着紅臂章的姑娘大聲呼喝，站成一線！然後 X 光機伺候，大包小包，通通得過機掃描。每天上班下班，就像到機場出入境處逛了兩遍。

在公安都必須於幼兒園門前站崗，保護祖國的花朵，免被慘遭欺凌無處申訴而失心瘋的狂徒無情斬殺的日子裏；在兇徒衝進離幼兒園不遠的湖南永州法院，亂槍掃射，把三個法官打成馬蜂窩，而網民卻一片叫好，說行兇者「覺悟高，沒殺錯」的歲月裏；在到張小泉旅遊紀念品商店購買兩寸長的水果刀，都要出示身份證，實名登記的大時代裏，你會覺得北京地鐵裏的保安措施是多麼的高瞻遠矚，未雨綢繆。而當整個社會都像繃緊了的發條，煮開了的壓力煲的時候，大言炎炎地胡扯「大國崛起」又有何用？

真正的大國崛起，是一個個可自由出入不受檢查騷擾的地鐵站，是一位位懂得尊重個人空間的地鐵乘客，是在一節節擠滿人的地鐵車廂裏，一張張留空給有需要的人坐的優先席，是一個個甜睡在母親懷裏的小小幼兒的安詳的夢。